

跨文化議題

日月之光

——《壇經》藏文譯者澤仁扎西談佛學

美國知名電視專訪《六祖壇經》譯者 澤仁扎西堪布*

時間：2019. 1. 16**主持人：**美國之音藏文節目主持人多傑澈丹**受訪者：**澤仁扎西堪布**主持人提問一：**

我們今天邀請的來賓是最近將《六祖壇經》由中文翻譯成藏文的翻譯者——堪布澤仁扎西。感謝堪布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現場，這次您不辭辛勞地將《六祖壇經》翻譯成藏文，並且已經正式出版。首先請您簡短的向觀眾介紹一下這部《六祖壇經》的內容。

澤仁扎西堪布回答：

好的。各位觀眾扎西德勒。我用一年的時間完成六祖法寶壇經的翻譯。這部經典可以說是中觀的見地和修持的次第，禪宗在中國有自己佛法的傳承，也是很大的門派，《六祖壇經》就是他們主要的修持觀點。這部經典第一品是惠能大師的自傳。第二品是「智慧品」，「智慧品」最主要是六祖惠能對佛法的觀點。第三品是關於內容的問題。其他諸如五、六品也有直觀禪，第七品是惠能大師和學生們關於禪宗極高思想上和修持的探討。第八品則有頓悟和漸悟兩個禪宗派系的共同和不同的地方。第九品是當時唐朝皇帝給惠能大師特別的肯定。第十品是涅槃和惠能大師最後和弟子的談話。總共有十品，是禪宗禪修的極高修持境界，和藏傳佛教系統的大手印、大圓滿修持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度。這就是他們所修的禪宗斷悟的法門，也就是《六祖壇經》的主要內容。

主持人提問二：

你提到的禪宗的英文應該是 Zen Buddhism。那麼禪宗和「Zen」、「Buddhism」這兩個是不是同一個傳承教派？

澤仁扎西堪布回答：

是的。「Zen」的發音是中國禪宗的「禪」中文，我們現在普通話意思是「禪」，日本用「Zen」。禪宗是由日本傳入西方的，因為這樣的關係，西方多用 Zen，但是日本、韓國和其他世界各地所有的禪宗都是來自於中國的禪，也是來自六祖惠能的傳承。漢傳佛教中有很多不同的佛法傳承，其中最主流的兩個傳承一個是禪宗、一個是淨土宗。禪宗也就是主持人剛才說的「Zen」，禪的原文也是來自於印度梵文的三摩地音譯的演變。

主持人提問三：

剛才聽到堪布介紹了《六祖壇經》內容的篇章，我感覺到《六祖壇經》的作者是個讓人

* 澤仁扎西，出生於四川甘孜州石渠縣。1992 年入智葛寺佛學院學習佛法，2000 年在阿日筭佛學院獲得堪布學位。2005 年以後開始在世界各地弘揚佛法。現任澳大利亞慧輪藏傳佛教協會主席。“堪布”原為藏傳佛教中主持授戒者之稱號，相當於漢傳佛教寺院中的方丈。其後舉凡深通經典之喇嘛，而為寺院或紮倉（藏僧學習經典之學校）之主持者，皆稱堪布。擔任堪布的僧人大都是獲得拉然巴格西學位的高僧。除此之外，在寧瑪、噶舉和薩迦派的系統裡面，在佛學院裡面完成顯宗五部大論和金剛乘相關的密續學習完成而獲得的最高佛學學位。

感到震撼、很不一樣的人物，我也看了一下堪布這本書的目錄，其中提到六祖惠能和獵人一起生活過，他也和當時唐朝的皇帝有密切的來往，非常受到朝廷的重視。六祖惠能和位高權重或是普通人都有深入接觸，他的人生經歷應該是非常精采多元的，可否請您簡單介紹一下他的生平和特殊故事。

澤仁扎西堪布回答：

是的。能不能稱他為作者我不太確定，因為六祖惠能不識字，他在中國韶州大梵寺說法的時候是由弟子法海進行文字紀錄。

六祖惠能的人生故事按照藏文大成就者來比喻和密勒日巴尊者的傳記有特別的相似之處。他是第七世紀的禪宗重要大師，惠能的父親在他未出生前被貶官到很偏遠的地方，父親過世後，家中貧困，惠能以砍柴、賣柴火維持他和母親的生活，有一天惠能送柴火行經旅店，聽到有人念誦一段經文，心理頓有所悟，產生不可思議的智慧，上前去問客人所誦的是甚麼經？客人說這是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請來的《金剛經》，東禪寺的五祖弘忍有一千多個弟子。惠能得知這消息後想馬上去見五祖弘忍，因為他內心隱藏的和上師的機緣已經成熟現前了，這也和密勒日巴當時另一位上師告訴他：你的罪業比較重，我雖然傳給你大圓滿，但看起來好像沒甚麼效果，你要不要去馬爾巴大譯師那裡？他有非常了不起的大手印的傳承，是了不起的成就者。當時密勒日巴一聽到馬爾巴的名字完全暫停了所有的念頭，他覺得無論如何一定要去見到那位上師。惠能當時一樣也產生這樣的想法，安排好媽媽的生活，就去黃梅縣東禪寺見五祖弘忍。

此外惠能請法的過程有和密勒日巴也有點像。一開始他在東禪寺做了八個多月的雜務，沒有真正的去聽法，其他弟子有機會請法，他連上師的身邊都近不了身，密勒日巴也是一樣的遭遇，瑪爾巴要他以蓋房子、苦行的方式完成上師的吩咐，沒有辦法參加其他法友請的法。

最後五祖弘忍隱密的傳給惠能金剛經的竅訣和從迦葉尊者傳下來的衣鉢，惠能偷偷地離開東禪寺也是上師安排的。惠能大師和獵人在一起生活了十五年的時間，最後知道自己要開始弘法利生，輾轉到了大梵寺開始傳法。密勒日巴離開瑪爾巴大師的時候也是瑪爾巴大師和佛母特別為他送行，這是一段非常感動的故事，惠能與五祖弘忍，密勒日巴和瑪爾巴大師的師徒情誼在這些方面特別像。

主持人提問四：

你說不能確定惠能是不是壇經的作者，因為他不識字。如果這樣可以說他是宣說者嗎？你說他原先是貴族出身，遇到很多人生上的障礙，所以也經歷很多貧困等等，如果他不是自己親手寫的，只是他傳講，弟子以文字記錄的，弟子能完全有把握的記錄他的證悟和覺受嗎？如果記錄者沒有一定程度的覺受，會不會寫錯或是無法完全表達惠能原來的意思？這樣的話……這部壇經是不是其實不能完全被視為是六祖惠能本人的思想？

澤仁扎西堪布回答：

談到這一部分應該回頭看一下過去的歷史。釋迦牟尼佛或是希臘著名的哲學家，他們大部分的著作其實也不是自己親撰，而是弟子或後人記錄下來的。關於記錄的部份，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根據壇經裡面的記載，我們知道是惠能在世時已經有文字記錄，這個部分在第十品「付囑品」他非常明確提到：若我不在時，《六祖壇經》是我的補處，所以裡面所寫的百分之九十內容都是他親口說的、發生的情況，是我們可以相信的，當然他的圓寂過程是後來加上去的。也有一些研究壇經的人說：因為南傳、北傳間有很長時間的爭議，為了成立自己的主張，可能有些教派後人加進些內容，這部分也不是完全沒有爭論的，現在我翻譯成藏文的內容，百分之九十九是用大家公認的六祖惠能大師所開示的記錄版本。

主持人提問五：

佛法還沒進入西藏前，漢地佛法已經興盛幾百年了。我今天用英文上網搜尋發現《六祖壇經》不但在華人界受重視，在國際上也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漢傳佛教中有非常多的經典和論典，為什麼《六祖壇經》從以前到現在特別有影響力呢？

澤仁扎西堪布回答：

《六祖壇經》的確在國際上非常有名。為什麼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這次除了翻譯《六祖壇經》，書裡面也根據我自己的理解寫了六祖壇經的總義，叫做「日月之光」，差不多有將近 50 個段落，50 餘頁的篇幅。我花了一些時間，參考大量漢、藏經典，希望有助於藏人在閱讀《六祖壇經》之前的入門。在「日月之光」裡面，我分析《六祖壇經》傳入西方的原因。

實際上壇經不是「經」。但為何稱它為「經」呢？根據禪宗大德的說法：壇經和佛親口傳的佛經無二無別，是和佛經一樣值得尊敬的，所以稱它為「壇經」。日本專門研究《壇經》的研究者說《六祖壇經》有六百多個版本，現在比較普遍的有四個版本，其中最流行的是元代至元二十八年改編的「宗寶本」，我這次也是根據「宗寶本」為主要參考。《壇經》除了盛行日本，韓國、越南等現在所謂的北傳佛教或者漢傳佛教的主要範圍，受到這部經典的影響也非常大，這個部分我也在壇經總義「日月之光」裡面提到，根據一些參考資料顯示，禪宗的《六祖壇經》傳播西方約有一百年左右的歷史，這麼短的時間裡，已經有十餘個不同版本的英文翻譯，這麼具有代表性的壇經在藏文世界缺席有點可惜，這也是我為什麼翻譯《六祖壇經》的一個原因。

扮演第一次將《六祖壇經》介紹給藏人的橋樑角色，我希望大家不要將《六祖壇經》的思想和大圓滿、大手印的觀點混和在一起，也不希望重演過去因為歷史緣故，西藏曾對禪宗發生的誤解，我希望大家知道真正的禪宗思想，尤其是《六祖壇經》。

主持人提問六：

今天正在收看節目的藏人，尤其是對宗教學者來說，很多西藏人認為藏文世界裡有其它語言比不上的豐富的顯密雙運正法、完美無缺的經典。為什麼要翻譯禪宗經典呢？也許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對堪布自己而言，你一定也有很多事要做，為什麼你特別花時間和精神將這部經典翻譯為藏文？你有看到甚麼特殊關鍵意義呢？

澤仁扎西堪布回答：

是的，我在這部書的序裡面寫了為什麼我翻譯《六祖壇經》的七個原因。我們的確有很多丹珠爾、甘珠爾、大手印、大圓滿、大中觀……這類的經典和論典，我也不認為《六祖壇經》的內容比這些更甚深、更廣泛。但是從另一方面說，這個時代所有佛教徒、學者都應該將彼此距離拉得更近，要真心誠意地認識彼此，才有機會產生如理的、有邏輯、有智慧的清淨觀，彼此信任、獲得信心，這個信心也會成為將來所有世界上的佛弟子們同心協力、更加團結的原因，我們需要為這個方向努力。

西藏人談到禪宗的印象，許多人還停留在公元八世紀摩訶衍和尚到西藏弘法時，發生的一些爭議，將爭議和禪宗聯想在一起，所以認為禪宗有爭議、沒有受到圖博王認可、甚至不知道禪宗是不是真正的佛教，藏地對禪宗的認知基本上有點模糊，如果我們西藏人能夠看到禪宗極高思想代表的《六祖壇經》，有機會能夠知道除了藏傳佛教經典當中有甚深和廣泛內容之外，其他佛教傳承也有甚深廣泛的佛法、殊勝的法教，同時除了西藏密勒日巴大師，也認識其他漢傳佛教教派有很多了不起的大德和傳記，透過了解他方的優點後，我們才有機會能夠無分別念的產生真正淨觀和信心。從修行角度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藏傳佛教系統來說，我們有藏文版本漢傳禪宗的《六祖壇經》也是一個彌補，如果你

是一個研究五部大論和佛法的人，摩訶衍尊者和他的主張是不是完全是禪宗代表？或者你只知道摩訶衍主張也不算對禪宗有所了解，所以能夠將禪宗經典代表作翻譯成藏文，提供有心研究的藏人分析、思考，是非常好的。我曾經看到印度瓦拉那西的一位學者，他是專門研究當時桑耶寺摩訶衍和蓮花戒的桑耶論諍，「桑耶論諍」是非常著名的，現在也有很多學者以中、藏文進行研究，上述的印度學者特別寫了一本書，陳述關於當時印度來的大師和漢地來的大師在桑耶寺辯經的歷史，但是我發現因為他不懂中文，所以書中講到摩訶衍和禪宗的時候，他都是用英文版的《六祖壇經》和其他禪宗資料來詮釋，跟真正原本壇經的中文比對差異很大，有關歷史本身以及直接跟漢傳佛教有關係的內容，我們不應該透過第二個語言去了解相關的思想，這方面我也縮短了語言的隔閡，而且我現在翻譯的就是從文言文版本直接翻譯的，能直接從漢文翻譯更可靠、更重要，這也是原因之一。

主持人提問七：

翻譯宗教書和一般書籍是不一樣的，如果是宗教書在西藏社會會受到更多重視和放大檢視，會產生很大的效應，尤其從漢文翻譯。也許很多藏人心裡會產生困惑，因為從赤松德贊國王時代，蓮花戒和摩訶衍在桑耶寺有過一場有名的辯論，從此以後西藏人的思想會認為從漢地傳入的這些「和尚思維」有可能是不太正確的。堪布你認為呢？西藏人心裡根深蒂固的印象是不是正確的？還是只是當時歷史背景下的成見？現在改變了，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改變過去的成見和思維方式？

澤仁扎西堪布回答：

你提到的問題我也在壇經的總義裡面有詳細的分析。

禪宗是非常了不起的，完全不需任何質疑的佛法傳承。漢地也是一樣會將某些藏地現象、風俗、文化拿來當作藏傳佛教的代號，比如有些人說藏傳佛教是「喇嘛教」，對藏傳佛教「喇嘛」名詞的定義，和整個藏傳佛教有不正確的理解和錯誤的看法。同樣的，我們藏人也對漢傳佛教的「和尚教」有誤解。

漢地不了解藏傳佛教的人叫藏傳佛教「喇嘛教」，我們也把和尚拿來代表漢傳佛教或禪宗，以這樣來排斥和帶偏見是非常不對的，因為「和尚」在中文裡面就是出家人的意思，他和摩訶衍尊者沒有特殊的關係，和尚並不是負面或有問題的代表，這是其一。

其二，禪宗在達摩祖師時就傳入中國，比摩訶衍尊者更早幾百年，也是漢傳佛教比較大的傳承之一，摩訶衍是北傳傳承的後代大師，我們西藏的一些佛教史裡面說摩訶衍是南傳，是惠能的傳承，不過現在很多研究者說他是神秀大師的傳承，將這兩者放在一起是模糊不清、不正確的概念，再加上禪宗是非常殊勝的傳承，這不是我個人的認知，根據土管仁波切的《一切宗派源流教義。論述晶鑒》中的記載，禪宗是一個相近大手印的了義無上的法藏傳承，另外一位叫涅瓦班智達，他的佛教史裡面也是說禪宗頓門是一個相近大手印的殊勝教法。

蓮花生大士的二十五上首弟子之一，從蓮花戒尊者受過佛法傳承的，和摩訶衍同一期的大成就者努·桑傑移喜仁波切（簡稱努欽）的《禪定眼燈》裡面有詳細的寫到關於禪宗和摩訶衍尊者的相關主張，他是這段歷史的完整目睹者、見證人，我認為他是最能夠代表這段歷史的發言人。努欽他的《禪定眼燈》裡面說：摩訶衍的主張並非邪道或有問題的修行法門，而是顯宗裡面的最高境界的殊勝竅訣。《禪定眼燈》是目前為止藏文裡關於禪宗思想分析內容最豐富、最古老的論著，這裡面還應用了三十多個禪宗歷代祖師的代表開悟的偈。

那麼，為何產生摩訶衍弘法的爭議？我相信會有很多我們不明白的背後原因，但也許有可能摩訶衍極高頓悟法門的法開始傳承後，因為這個法比較殊勝，或許他沒有按照眾生的根

器，可能他使用的方法沒有很恰當或許出了錯誤，但本身思想是沒有問題的。

主持人：

我們訪問對象是《六祖壇經》藏文翻譯者一堪布澤仁扎西，謝謝您來節目現場暢談了很多關於《六祖壇經》的分享，我代表大家感謝您。

附录：

一、因《坛经》藏文译本与宗萨仁波切的交谈¹

前言：2018年底我前往印度，原本主要是覲见观音喇嘛尊者。因为种种因缘，《六祖坛经》藏文译作以极短的时间在印度出版，很仓促地在菩提迦耶办了一场《六祖坛经》藏文译作发表会。第二天，也就是2019年1月1日早上，我收到宗萨仁波切的语音讯息。以下是当时我和仁波切的对话实录。——澤仁扎西

宗萨仁波切：

你人在哪里？我有一、两个问题想问你。

最近好像你翻译了六祖惠能大师的一部著作，我很想看一下，因为我曾经读了英文版，当时觉得非常特别。

泽仁扎西堪布：

仁波切，扎西德勒。是的，前一段时间我花了一些时间进行《六祖坛经》的翻译，也想供养给您一本书，想将这个成果当作小小的法供养。

这本书现在也正准备在西藏出版，在新德里印的书昨天早上才拿到手，下午在菩提迦耶举办简单的新书发表会，昨天忙碌到三更半夜，本来想找时间向仁波切报告，没想到先看到仁波切留言开示。

仁波切，我现在人在菩提迦耶，如果仁波切在印度，也很想亲自前往覲见您。这次在印度的签证只有二十多天，多半时间我在澳大利亚，如果这次没有办法见到仁波切，我会将书透过朋友或邮寄献给您。

1月5日我会与欧金多嘉仁波切见面，如果仁波切认为可行，我也可以将书交给他。谢谢仁波切没有忘记我这个弟子，再次感恩。

另外我有一个请求，《六祖坛经》闻名于世，据说有十几个英文翻译版本，但是藏文翻译版是第一次出现，我想将《六祖坛经》介绍给藏传佛教界，希望有更多人愿意了解这部殊胜的经典。若能获得仁波切允许，刚才的关于《六祖坛经》翻译的开示，整理以及公开，但不会改动任何用词，只是想让大家知道仁波切对这部著作如此关注。

宗萨仁波切：

我现在人在南美洲，很远的，你可以把书放在欧金多嘉那边，或是你放到我在新德里的侍者贝玛旺秋那边。当然，我刚刚讲的那些内容，整理成文字后你也可以放在任何平台。

既然如此，我就再多讲几句关于《六祖坛经》的话题。除了以上所讲的，我经常有个想法，我想跟你分享：看到我们藏人圈子里学习佛法的人，有时候心胸有点过于狭隘、固执，加上一般藏人的思维模式，觉得天下是自己最了不起，看待别人的优点不当一回事，认为别人都没有什么优点，这样的现象也许不能怪他们，有可能这是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产生的现象。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去思考，历史上佛法更早被传入中国和日本，中国和日本人口也比我们多，更多国王、皇后等等有头脑、思维能力特别强、受过极高教育的人们经常关注佛法，

¹ 仁波切是藏文（rin-po-che）的音译，本意指珍宝、宝贝，即“人中之宝”的意思。是对身份特殊地位尊贵者的一种称呼。广大藏族信徒在拜见或谈论某活佛时，一般称“仁波切”，而不呼活佛系统称号，更不直接叫其名字。僧人在三种情形下会被称作仁波切，一是转世高僧（即活佛）并被认证；二是学问堪为世人楷模者；三是此世有很高修行的成就者。

所以我们应该要相信：在他们的佛法系统里面，也有实实在在修习佛法以及闻思和修行程度高的人。惠能《六祖坛经》的英文版我看过一次，那时觉得“哇！这么好的内容！”非常震撼！

昨天从网站上看到你把这本著作翻译成藏文的讯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一定要看一次。我想也许将来这本书能不能安排在宗萨佛学院，列为必读的课本。

泽仁扎西堪布：

是。仁波切我全部听完了。昨天晚上举办的新书发表会上有很多我们宗萨佛学院的同班同学以及几位堪布也来参加。他们也非常关注、支持。感恩仁波切。

附录：

二、《六祖坛经藏译本》前言

慈诚罗珠堪布

顶礼上师怙主文殊师利尊

第一，《六祖坛经》著作者惠能大师(638-713)，汉地禅宗的第六祖，或第六付法藏师。惠能大师从小家贫，也不认识字，有一天听到有人在念诵《金刚经》，立地种姓觉醒，前去拜见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不久了悟本性实相，见意 (ལྷ་དགོངས་) 达到极高境界，后来到了南方弘法，广大利生。

第二，这部论著名称有长短之别，敦煌手写版本全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范寺施法坛经》。另一些版本则名之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第三，成作过程。惠能自己不识字，所以无法直接写成论著；他的开示及与众弟子间问答说法内容，由弟子法海以文字记录，成就为现今《六祖坛经》。

第四，《六祖坛经》版本品类、手写、印刷、石刻等出现诸多不同版，其中敦煌出现之版本是认定为最古老的版本。此外来自六祖惠能大师长期安住、说法的地方一曹溪之版本，称曹溪版，此二版本应是最受重视的。敦煌版没有分品，曹溪版与其它版本分为十品，除此之外内容也有稍许不同。

第五，这部著作之内容，根据西藏的说法，这本书主要内容为应说“他空中观”。加上一些识别心性之方式和大手印、大圆满也有等同之处，但亦非完全无异，如同在《禅定眼灯》里面应用大圆满《总括》之：自许无上大圆满，依居顿门禅定者，如平王、民违教论。

虽然如此，《六祖坛经》仍然是以窍诀修持第二、三传密意之稀有殊胜妙法之方法。此方面之分析我在28年前写有一篇“见地分析欢喜仙人长者供云”这里面写的较明晰，若欲了解请看彼篇。

第六，翻译这部著作的意义在于汉传佛教中，过往有诸多不同的宗派，现在影响比较大的是禅宗和净土宗。禅宗是汉传佛教最核心的精华，有此一说：若你对禅宗不了解，就没有资格说“我了解汉文化”。如果你想了解、学习和研究汉传佛教的话，必须学习和研究禅宗，尤其是在藏地学者间，因为当时摩诃衍的影响，对汉地禅宗合理和不合理的各种说法与疑问，未来若想在这方面能够获得充分了解，也要学习和研究禅宗，尤其在汉传和藏传佛法间也有众说纷纭的说法冒出来的此际，认真阅读和思维这本书极为重要。

第七，《六祖坛经》翻译的译者是热爱佛法和文化、具丰沛为事毅力与努力的法友 杂·澤仁扎西 (澤仁扎西 堪布 藏文作品常用之称 རྩ་ཚེ་རིང་འགྲུ་ཤེས།) 他这次以不畏艰苦，不望回报地将这部著作推展于雪域文化大宝藏当中，本人在此随喜他。

写于胜处土狗年(2018)秋天第二月六日。